



苏州图书馆

含憤闢關東

HANFEN CHUANGGUANDONG

农民家史

含愤闯关东

抚松县家史编写组编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农民家史
含愤闯关东
抚松县家史编写组 编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6年11月第1版 197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册

书号：3091·390 定价：0.30元

目 录

- 含愤闯关东..... (1)
- 两次下关东的遭遇..... (14)
- 关外飘零..... (25)
- 绝的来历..... (37)
- 深山也没有穷人的活路..... (47)
- 关东都是怨..... (64)
- 深山里的种参人..... (73)
- 不把恨..... (92)

含愤闯关东

——抚松县东岗人民公社二大队

社员王宗昌家史

赵文臣 整理

王宗昌一家，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。在旧社会里，他家象在地狱里过日子，讲不完的苦，在新社会，好似生活在天堂之中，说不尽的甜！

含愤闯关东

王宗昌的老家是山东省莒县相邸村。解放前，他家祖祖辈辈给地主扛大活。他父亲王秀祖起早贪黑地耕种着从地主那里租来的几亩薄地。就是好年景，秋后剩下的粮食，合糠掺菜也吃不上一年，要是年景不好，那日子就更难过了。

一九一一年，山东莒县春旱夏涝，粮食颗粒没收。可是，狠心的地主不管穷人的死活，还来催租，宗昌爹气愤地指问地主：“你们的眼睛呢？看看哪块地收了粮！”把狗地主说得张口结舌的走了。在无处借粮糊

口的情况下，逼得宗昌爹出外做短工，宗昌娘还得左手抱着两岁的姐姐，右手领着五岁的姐姐，四处要饭。没等她们走到地主老财的门口，就听见他们扯破嗓子喊道：“走吧，走吧！没东西给你们！”宗昌娘是个有志气的人，她从此，再不登这些黑心人的大门楼！

靠做短工，靠要饭那能养家糊口呢！转年春，王宗昌的奶奶因病无钱医治死去了。他爹就用家里仅有的一领破炕席，把奶奶卷了起来，发丧出去。宗昌爹是个烈性汉子，回到家里，对宗昌娘说：“这里没有咱穷人的活路了，凭你五尺高的汉子怎么拚命，也活不下去了！”他越说越气，愤怒地把锅拔下来，摔个粉碎，说：“今天挑灶，闯关东去！”

闯关东得有路费才行，可是，他们东凑西凑，只凑到了七吊老钱，够什么用？家中值钱的东西，一件没有。宗昌爹一跺脚，把两个姑娘装在筐里，一头一个，挑了起来说：“七吊老钱，也闯关东！”就这样，他领着一家人离开了老家——山东省莒县相邸村，抱着一线希望，到关外去找生路。

因为没钱，不能坐车。宗昌娘虽然是小脚，也只得抱着离家越远希望就越大似的心理，每天都忍痛走上五、六十里路。

因为没钱，不能进饭铺。刚强的宗昌爹也不得不

向人讨要。

因为没钱，店栈不准登门。到晚上，他们一家，不是睡在店栈门口，就提宿在荒山破庙。有时为了赶路，错过了村庄，他们就搂着孩子宿在路旁、河边、桥下、山洞子里，风吹雨淋，从来没有睡过一宿好觉。

他们就这样忍饥挨饿，沿途乞讨，一步一步地走了整整一年，才到了山海关。

出关之后，宗昌爹逢人就问：穷人到那个地方能过得下去？问来问去，听人说：奉天（沈阳）一带不错。可是，没想到刚到奉天城郊，就使他们生了一肚子气：那天，两个孩子饿得直哭，他们走到一个大院，想给孩子讨点吃的，没迈门坎就出来一个人，连推带搡地说：“出去，东家大门，是你们臭叫花子进的！”宗昌娘说：“俺是逃荒的，一天多没吃饭了。”那家伙说：“不行，我们东家吩咐下来，不能可怜穷人！”这时，上房门开了，走出一个挺着肚子的大胖子，指着那人说：“少废话！把狗放出去！”只听一声呼唤，突然窜出两条大黑狗，张牙舞爪地扑过来，吓得孩子大声惊叫，宗昌爹急忙护着孩子，跑出门外，这时，他自己的两条裤腿却已被撕破，鲜血流了出来。他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财主太恶了，放狗伤人，走，告他一状！”一位过路的赵老伯过来劝道：“爷们，这没有说理的地

方，没有钱你告不倒他。”赵老伯把他们一家人领到自己家里，吃了一顿饱饭。宗昌爹自言自语地问道：“往那走呢，已经快走出半个中国了，也没见着一个穷人落脚的地方！”好心的赵老伯说：“通化那儿地方地多人少，日子好混，你们到那里试试吧！”宗昌爹和娘对他千恩万谢，就奔通化去了。

越逃越荒

一九一五年的春天，王宗昌一家到了通化孤砬子村，正好是离开山东老家三年整。这三年，他们一家老小遭了多少罪，受了多少难，吃了多少苦，真是一言难尽！宗昌的爹娘商量一下，都不想再走了，就在孤砬子村落了脚，租了姓孙的地主的地。当时讲妥：按秋后打下的粮食，两家对半分。头一年赶上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，又加上精耕细作，打粮食除了交租，刚够一年吃的。可是第二年，地主把地租定死了，不管年景好坏，收多收少，一律按头一年交租的数量收租子。宗昌爹明知道答应不得，可孤砬子村都是姓孙的地，不种他的又种谁的地呢？好歹干吧！结果是一年不如一年：天不是旱，就是涝，年年都是交了租子就没有了吃的。没法儿，宗昌爹一气把地退了！

一九一九年春，他们把家搬到了通化小龙爪沟屯。在这里，又租种了地主刘和亮的两垧山地，年租六石。头三年，还对付能过活。到了第四年，刚割完头遍地，就下了一场冰雹，紧接着又遭了一场大风，秋后欠收。狠心的地主害怕他们交不上租，在打场时，就派人守着把刚打下的粮食拉走了。宗昌爹一看，这里也活不下去，又把家搬到月牙泡村，租种一家姓王的地主的地，过了三年，生活还是过不下去。又听人说，长白山下的抚松县生活好混，于是，就在一九二六年冬天逃到了抚松县。

他们一家，途经抚松县的刁窝砬子村借宿时，被一个外号叫姜聋子的地主知道了，他三番五次地找宗昌爹，劝他们住下来，给他种地。他答应租子一定收的低，还借给了粮食吃。第二天又领着去看了地，他花言巧语地说：“这可是三垧好地，土质肥，保险长好庄稼。我只收你八石地租。”当时，大雪盖地，没法看土质，也没有实际丈量，就信以为实地答应下来。等到冰雪融化以后，去看看，全是沙岗子地。宗昌爹忙去找姜聋子，谁知这家伙眼睛一立愣，不但不承认骗人，还要赖说：“当初讲的就是这块地，地又是你看中了的，八石租子已经讲好，想变卦呀？！”“那俺就不种了！”“不种？没那么方便，不种也得拿租子！要不咱

们就进城打官司！”宗昌爹一想，没有钱的官司，上哪赢去？再说，不种他的地，到别处也不容易，先种一年试试吧。全家人泥一把，汗一把，辛勤地莳弄到秋后，只收了七石粮食，还没够交租子的。宗昌爹去找姜聋子减减租子，可是，这个狠心的地主头一摇，象拨浪鼓儿似的不答应，立逼马上交租。当时，村里的一些穷人们见事不公，凑到一块儿推选出一位老农民崔兆德出面去找姜聋子讲理。姜聋子一看穷人起来了，只答应缓期要租。宗昌家用了两年时间省吃俭用的还清了这笔冤枉帐！

从关里到关外的流离失所，苦难生活的十几年中，使宗昌爹渐渐地明白过来：农民没有地，走到哪，生活也难熬。打这儿，他打定主意，要用自己的双手在荒山野岭上给自个儿开出一块地来。

第二年冬天，宗昌的三叔王秀成也因生活所迫，由山东老家逃到关外，找到了宗昌一家。他同意了开垦土地的打算之后，宗昌一家就迁移到距三道庙岭村四里路远的前趟子山林里，全家动手盖了两间地仓子，住下来。因为没钱买鞋，又没有东西自己做，宗昌的爹和三叔俩人，冬天就用点破布包包脚，在冰天雪地的丈林子里放树，春天就光着脚刨树根，打土。老哥俩流血流汗地开出了一垧多地，全家人都非常高兴；到底

有了自己的土地了！没料想春天下种时，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个骑马的人，身上都带着枪。他们从马背上跳下来，就横眉瞪眼地朝宗昌爹问道：“你们问过谁？竟敢在这随便开荒！”宗昌爹说：“这个沟趟子没主。”一个长着大胡子、穿着缎子马褂的胖子奸笑着说：“没主？这是什么？”说着拿出一张纸递过来。宗昌爹虽说一个大字不识，可是看看那上面一方豆腐块大小的血红印，也就明白了。这时一个家伙上前来说：“全三道庙岭的山林土地都包给我们张掌柜的了，谁人不知？”大胡子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我张平之向来仗义疏财，公平处事。既然你们已经把生荒开成熟地，就自管种好了，七年之内我不要你一粒粮食一文钱，你看如何？”宗昌爹不知这里边的鬼道道，以为这个张掌柜当真是心慈面软，也就答应了。

自古以来，就找不出一个地主不喝穷人的血汗的，怎么独有他张平之与人两样？对穷人仁慈么？不，绝没有一个对穷人好心的地主。地主张平之也是如此。他所以七年不要租子，是因为长白山区地势高，气温低，新开垦的土地发凉，头几年庄稼长不上来，第五、六年土质才变暖，第七年才能发挥地力。尽管这样，宗昌爹和三叔没有灰心，他们精耕细作，很快的改变了土质，第四年就获得了好收成。因为不交租子，

这年就够吃的了。

穷人吃上饱饭，地主就红眼。地主张平之的假面具撕掉了，诺言收回了，施展出地主阶级的罪恶手段：第五年开春，张大胡子派外柜来找宗昌爹说：“张掌柜的生意不好，外账又多，从今年开始四六收租子。”宗昌的三叔说：“当初讲妥七年后交租，现在不能变！”外柜将脸一沉说：“空口无凭，拿字据来！”宗昌爹一算，四六租子太重，恳求他：“租子重，减一减吧。”他不耐烦地说：“掌柜的吩咐，不干就收地！”就这样张大胡子凭着那张“隔山照”，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宗昌一家人用一滴血、一滴汗，费了四年时间开出的三垧多地夺了过去；没过几天，又把这地卖给了另一个地主，赚了一笔好钱。

正在种地的时候，地没了！没有法子，又把家搬到东岗乡去了。全家人动手又在大林子边上盖起了两间地仓子，住下了。这里的山林土地也都是归几家大地主所有，他们手里也都有张象张大胡子那样的“隔山照”，找不到没“主”的地方开垦土地。宗昌爹和三叔便在大地主尹秃子尹启山的林子里开垦了三垧多地。王宗昌那年十四岁，也为生活所迫，给地主尹秃子放牛，当半拉子。

家 破 人 亡

王宗昌的三叔王秀成，刚来东北时，还是身强体壮的红脸大汉。可是，经过几年的劳累，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。终于积劳成疾，起不来炕了。为了给他治病，宗昌爹向财主厉伍先抬了五十元印子钱（高利贷），利息是大加一。当年秋天没有还上，就欠上一百元。第二年秋又没还上，利滚利，变为二百元了。狠心的财主见他们第三年秋也还不上债，就硬把宗昌娘喂养的一口一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赶走了，这还不算，又将他家收获的所有谷草（四千多斤）全部拉走，算做顶债了。这件事，给正在生病的王秀成打击很重，又气又心疼，这年腊月，病就加重了。那时，山沟里没有一个治病大夫，也买不着药。人们有病不是拔罐子就是扎针放大寒（将血管里的血放出一些），实在严重了，才送到县城去治，因为去一趟县城非常不容易（须穿过一百多里路的老林子）。宗昌的三叔说啥也不让找人把他抬到县城医治，他说：“再欠下债，就是我病好了，也挣不出利息钱。”就这样，眼瞅着病人，没钱治，没过几天，年仅四十岁的王秀成就离开了人世。宗昌的爹娘忍着悲痛，把他埋在了长白山下的老林子里。

在万恶的旧社会里，穷和病是紧联在一起的。宗昌的三叔死了不久，转过年来他五岁的小妹妹也得急病死了。全家人的眼泪还没擦干，第三天后，九岁的小弟弟王宗祥放猪时又昏倒在林子里，抱回家来，他两眼发直，光吐黄水。宗昌爹和娘核计救人要紧，狠狠心，咬咬牙，想再借点印子钱，第二天好送他到县城去，可是，就在当天晚上，小弟弟就死了。

前后不到两个月，穷和病，夺去了王宗昌家三口人的生命。

一灾刚过，又来一难。日本鬼子侵占了东北，豺狼的爪子伸到了长白山下，从此，更大的灾难临头了。万恶的日本强盗，为了割断山区人民同抗日联军之间的联系，到处放火烧房，施行了并屯政策。

一天下晌，日本守备队来到屯子里，不容分说，就把王宗昌家的房子给点着了，全家人冒着浓烟烈火，好不容易才抢出一点东西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天晚上，屯火未熄，泪未干的时候，又来了一股如狼似虎的土匪，趁火打劫，又抢走了王家仅有的一点点粮食和遮体的破烂衣物。

真是家破人亡，走投无路！只得在一九三四年冬天，他们搬到了抚松县城。

经过这一连串的悲惨遭遇，使宗昌爹成天愁眉苦

险。他盘算着再离开抚松逃向别处，可是走南闯北三十多年，已经使他明白过来：在旧社会，农民逃到什么地方，也不会有好日子过；天下老鸱一般黑，天下地主老财都是一样的吸血鬼！他一回想起自己五十多年的经历，一回想起死去的亲人，就忍不住要伤心落泪。他逐渐郁闷成疾，没过半年，就一病不起了。维持全家生活的重担落在了王宗昌身上，可是在吃人的旧社会里，年青的王宗昌也不会得到好的生活。他的劳动所得也治不起父亲的病。就在父亲病危那天上午，王宗昌去离他家不到一里路远的福兴大药房请先生，哀告半天，一个姓张的先生跟他走出大门站住了，左瞅右瞧之后说：“你走吧，我有要紧事，等会再去。”说完转身进屋，坐在那里喝着茶水，和别人谈天说地。王宗昌哀求：“先生，走吧。”他却不耐烦地说：“着什么急，再过一个钟头吧！”柜台旁边的一个人偷偷地告诉他：“快雇辆马车来，他就去了。”天哪！原来是没有马车接，他就不去。那咱，王宗昌象父亲一样，也是个烈性子，他想，你不去，我还不请你呢。一气之下，回了家。可是，一看爹痛的满炕翻滚的痛苦情景，没法儿，还得再跑回福兴大药房苦苦恳求道：“俺家就在大南门外，离这很近，你快去救救俺爹吧……”他苦苦哀求好一阵子，才把大夫请到家。他给看完了脉，说：“打

一针，还有救。可得先交十元钱。”宗昌娘说：“俺也没有十元钱哪。”他一听说没有钱，就立刻锁上药包说：

“没钱可不能打针！”宗昌忙说：“你给打针吧，俺就去借。”可是大夫拿起药包，沉着脸说：“没钱找我看什么病！”说着就走了。过了不到一个时辰，宗昌爹就含愤死去了。可怜他五十九年的一生里，豁出筋骨，拚上命的干活，没有过上一天温饱的日子，到死没有赚得一块葬身之地。

从此，宗昌就靠打柴换钱，母子二人过着饥一顿、饱一顿、糠一顿、菜一顿的生活。在八年风吹雨打地打柴生活中，由于时饱时饥，他得了严重的胃病，又不得不在一九四二年春天，搬到了东岗村，在地主陶元德的西小山开垦土地。在这期间，吃不饱、穿不暖，带病干了一春一冬，开出了二垧三亩地，王宗昌因此又得了支气管喘息病。他养活不了母亲，他娘不得不又挎筐提棍挨门乞讨，不久也得了病，一到冬春就咳嗽个没完。她时常叨念：“这苦日子多咱能熬出头来呀？”

苦 尽 甜 来

到了一九四五年秋天，苦日子总算熬出了头：

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穷人翻了身，王宗昌母子获得了新生。村上成立了农会，宗昌当上了民兵，拿起了枪杆子，斗倒了地主。他在西小山亲手开的土地也还了家。他和娘到地里去埋完了木桩子，悲喜交集，娘俩哭了起来。土地改革的第二年，村农会帮助他盖了三间新房子。一九四七年，三十一岁的王宗昌才成了家。

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，他在一九五〇年春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人民公社一成立，生产队因为他身体多病，不让他干重活，社员们选他当了仓库保管员。

宗昌当保管员以后，一个心眼为集体，把仓库的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，把队的大院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他十几年如一日，勤勤恳恳，一尘不染。

为了让青年一代不忘阶级苦，牢记血泪仇，深扎党的基本路线的根子，他经常用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，对儿子、姑娘以及队上的青年社员进行阶级教育。他勉励青年人不要忘本，要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。

东岗二大队的贫下中农，都被王宗昌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，夸他“不愧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好党员。”